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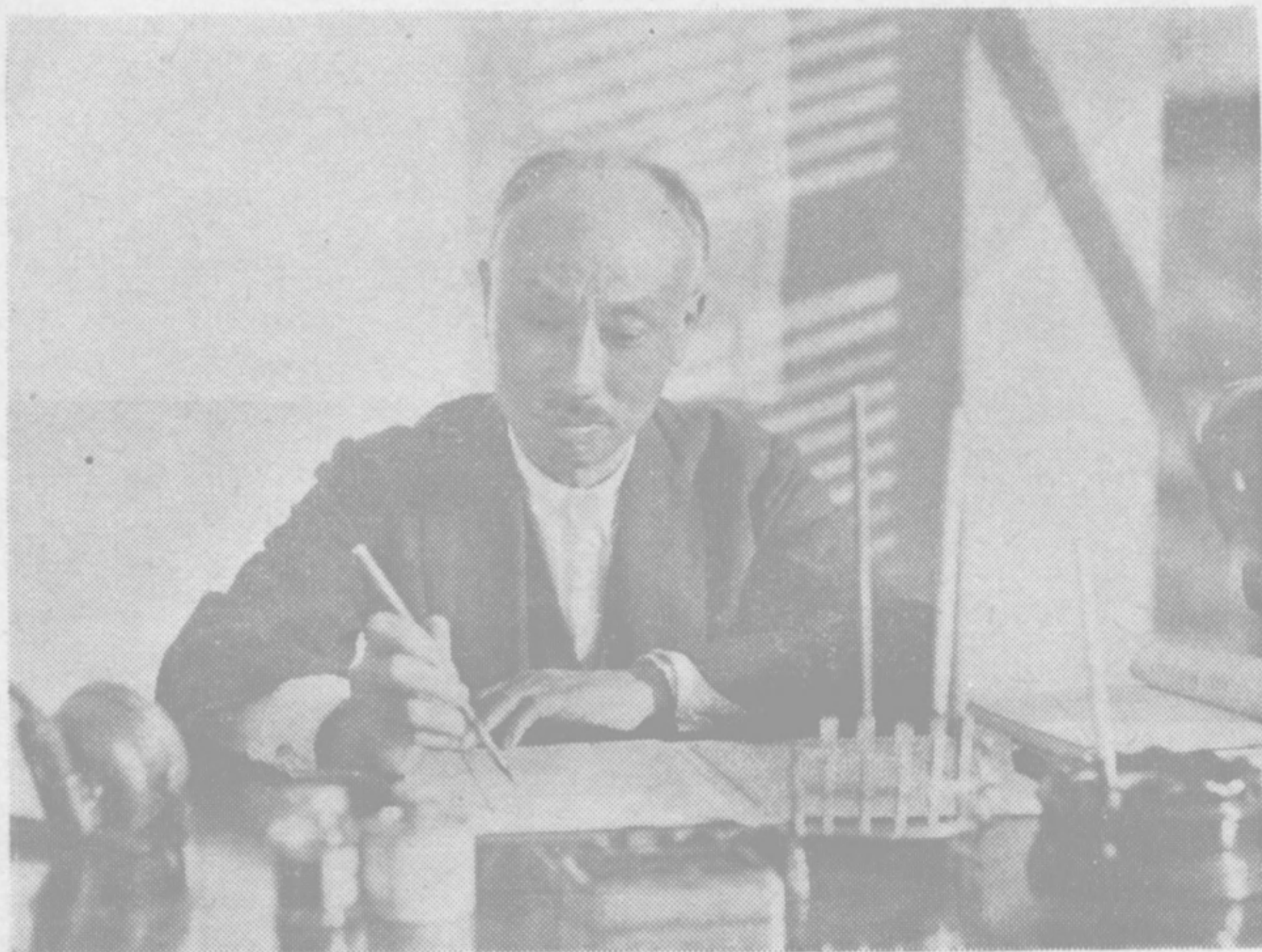
我對於抗戰的意見

陳獨秀著

這是各友中譯文五篇，其中有一篇
 我對於抗戰的意見，自序
 低錄主，務必供先付印，因
 我的意見，係由某些人讀到，我亦
 之，亦，我之意見，復合，不
 我之意見，也。



亞東圖書館印行



影 近 者 著

目次

一	抗日戰爭之意義·····	一
二	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	一二
三	怎樣才能夠發動民衆·····	二四
四	抗戰中應有的綱領·····	三一
五	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	三四

抗日戰爭之意義

——十月六日在武昌華中大學講演——

全國要求的抗日戰爭已經開始了。爲什麼要抗戰？一般的說法，是因爲日本欺壓我們太厲害。這話固然不錯，可是，未免過于膚淺了。一般民衆，尤其是知識份子，應該明瞭更深一點的意義。抗戰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而有深長的歷史意義。

十九世紀之末，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各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挾着工業與科學，企圖掠奪征服全世界，做他們的殖民地；在這一時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夠自動的發展工業與科學以適應環境的便興旺起來，否則不免日漸衰敗下去，這是近代史的一般規律。

資本主義在東方發達較晚，因之產業，生活，文化遂比較落後，大部份

都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供他們的奴役。在東方後起的資本主義，因為各國發展不平衡，強弱遂至不同。現在單就中國和日本兩國說：日本在德川時代，盛行過守舊和攘夷運動，可是他們幸運得很，在守舊攘夷運動中，社會上有份子，受了山歐美留學回國者奔走號召的影響，漸漸感覺到守舊攘夷不是辦法，由此一變而為明治維新運動，全國上下瘋狂的崇尚工業與科學，從那時一直到現在，六七十年，工業與科學很順利的發展着，未曾一次遇到反動勢力的阻礙，所以才有今日的強盛。中國怎樣呢？中國提倡科學與工業也略與日本明治維新同時，第一次改革便是李鴻章採用西法以富國強兵的企圖，不幸當時民間沒有援助，留學歐美回國的學生也沒有發揮一點力量，李鴻章的一切設施計劃，都受了守舊的清廷之阻礙而失敗，使中國改革的頭一砲便沒有響，因此收得了甲午年對日本戰敗的後果。

因戰敗的刺激，產生了戊戌維新運動；康梁所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其

動力是出於民間的知識份子，其理想是輸入西學以振興工業，改革行政制度，一時震動了全國，其意義大於李鴻章時代之改革。這一運動若一直順利的發展到現在，即令只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而工業與科學之發達，國力之強盛，是不會在日本之下的。不幸這次改革，又被清廷守舊的太后派所摧殘而失敗。這第二次改革失敗，遂釀成了庚子拳匪事變，八國聯軍佔領首都的後果。

庚子戰敗後，中國更加陷入了帝國主義宰割的深淵中，賠款連息九萬五千萬，這樣大的數目，在現在還足驚人，在那時的國計民生上更是不可承受的打擊。這還是小事，最致中國死命的是：在以前的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之外，又加上全國重要的鐵路礦山權，內河航行權，在中國境內開辦工廠權，和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駐兵權。這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無一不是破壞中國的主權。辛丑條約可以說是不平等條約中最不平等的條約。此

後中國陷入半獨立國家的悲境，較庚子以前更加明顯了，因此，國計民生日增困苦。清廷之無能而又橫暴，很明白的擺在人民面前，排滿革命論逐漸抬頭，君主立憲論逐漸失勢，於是乃有孫黃領導的辛亥革命。以辛亥革命的朝氣，本有收回主權，完成國家獨立與統一，以發展工業與科學的希望；不幸又遇到以袁世凱爲首領的北洋軍閥之反動，一切都趨向復古。此次革命在推翻滿清帝制是成了功，在完成國家獨立以致富強的大改革又失敗了，因此釀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廿一條要求，袁世凱稱帝，清帝復辟，南北戰爭等不斷災難的後果。

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歐戰中有了一點發展，又加以俄國革命之刺激，革命黨之努力及工農之奮起，於是乃有轟動全國的北伐戰爭運動。以此次運動的朝氣，本有可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務，不幸又以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而失敗了，因此釀成了『九一八』的後果。

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業與科學，一直順利的發展着，資本主義已達到高度，中國每一次改革，都爲反動勢力所破壞，資本主義至今猶停滯在最初階段。戊戌維新時代張之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反動理論，經過袁世凱反動時代梁啟超的渲染，至今猶支配着知識份子的頭腦，至今還有人認爲東方的精神文化勝過西方的物質文明，認爲大刀隊能夠抵抗敵人的機關槍和大砲，這就是中日強弱之所由分，也就是一般恐日病者主和派（實際是投降派）之理論及事實的根據。

因『九一八』的刺激，反日空氣瀰漫了全中國，政府也有了二三年軍事上的努力，於是乃有今日的抗日戰爭。

此次抗日戰爭，不是基於一時的感情，也不是由於民族的復仇，更不是爲了正義，人道，和平，這些好聽的空洞名詞，而是被壓迫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束縛的革命戰爭。戰爭之對象，雖然只是日本帝國主義，亦僅僅是

日本帝國主義者而不是日本人民，因為壓迫束縛我們的，亦非日本人民，而是帝國主義的日本軍閥政府；戰爭之歷史的意義，乃是脫離帝國主義之壓迫與束縛，以完成中國獨立與統一，由半殖民地的工業進到民族工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獲得不斷的自由發展之機會。

每個民族之國家獨立與統一，必須實現經濟獨立與統一，始能完成，而經濟落後的國家，尤必須力爭關稅自主，採用保護政策，本國的幼稚工業才能夠和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工業品競爭。自由貿易政策，在工業有高度發展的國家，有大量的商品輸出，并且農產品不足，才能適用。中國幼稚的民族工業，如紡織，人造絲，火柴，肥皂，麵粉，紙烟，水泥等，正因為處於半獨立國家的地位，不但不能對於上舉各項工業品施行關稅保護政策，（現時海關增稅的，僅僅是少數的奢侈品，雖然增多一點政府財政的收入，而於保護上舉各項工業無所裨益。）抵制傾銷，而且各國還有在中國境內設廠，航行

的特權。此種狀況不改變，依資本競爭的規律，中國的民族工業，便永遠不能抬頭。這是中國需要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之基本原因。

前年日本廣田對王正廷大使說：『中國是農業國，日本是工業國，兩國間各以所有易其所無，攜手合作，共存共榮，豈不甚好，中國何必要反日呢？』我們的答復是：我們所以反日，正因為也要做工業國，不甘心做別國的農奴，專爲他們生產原料。今日日軍之大砲飛機向我們轟炸，也正是要屈服我們做他們的農奴。

此次對日戰爭，乃六七十年來改革與革命的大運動之繼續：第一次，李鴻章改革；第二次，戊戌維新；第三次，辛亥革命；第四次，北伐運動；今日的抗戰乃第五次，到了對帝國主義武裝衝突階段，也就是民族解放運動的最尖銳階段。

兩個帝國主義間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兩方面國家中社會主義者，都應該

各自反對其本國的侵略戰爭，使之失敗，因為這種戰爭只有犧牲人民，而沒有進步的意義；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被侵略國的人民，抬起頭來打倒掠奪他們的強盜，乃是人類一種進步的戰爭，侵略國的社會主義者，固然應該起來反對其本國政府，而被侵略國的社會主義者，則應援助其本國政府，使之獲得勝利。此種勝利，不但使本國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並且使侵略國的被壓迫人民也得到解放的機會。因此，此次中國抗日戰爭，我們不能看做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的戰爭，而是被侵略的中國人民對於侵略的日帝國主義戰爭，全中國人民都應該拿出力量來援助抗日戰爭，除非甘心做漢奸。

此次抗日戰爭有嚴重的意義，決不可當作兒戲。戰勝了，不但解除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束縛，並且使別的工業先進國亦不能夠再繼續強迫中國人做他們的農奴。根據歷史的經驗，以前德意志，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都

是經過對外戰勝，循外交途徑，收回了獨立國家所必需的主權，脫離了半獨立國的地位。在中國，德俄兩國的特權已經放棄，法，美，意，比等國與我關係較小，惟英國在華勢力與日本不相上下，然英人素來持重，近年對外交策又日趨保守，非以前的英國可比；聰明的美國人，比較日本更懂得中國國民要求解放運動的意義與力量，未必肯蹈日本一味蠻幹而失敗的前轍。如果中國抗日戰爭得到勝利，列強在中國的特權，或者不必經過戰爭，而循外交途徑，以次收回。這是一種比較溫和的辦法，然而絕對不是幻想。

如果此次戰敗，只有亡國爲奴。所以此次戰爭，乃是中國人或爲自由民或爲奴隸之關鍵，每一個中國人對於抗戰怠工，不盡他所能盡的力量，事實上幫助了敵人，即是消極的無形的漢奸！

有人以爲中國如是之大，不至滅亡，殊不知日本帝國主義者滅亡中國，并非採取直接管理全中國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製造各種名義

的政治組織，利用親日派做傀儡，間接統治中國，把不願充當傀儡的人們趕到川雲貴山中和苗大哥作伴。這不是亡國是什麼？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對於各種傀儡的組織，也利於他們分立，更易於由他擺佈，並不容許他們統一和力量強大起來。近日謠傳溥儀將遷北平，余不信會有此事。因為日本的政策不願以一個傀儡的組織統治全中國。

假使民衆不起來，政府的軍事勢力始終陷於孤立的地位，不得已，中途屈服，放棄華北，這種南方暫時偏安的局面，也會日趨於全中國滅亡之路。

投降派唯一的理論及事實之根據，是中國在軍事的經濟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敵。他們不懂得日本不能用全部力量對中國戰爭；他們更不懂得中國抗日戰爭，是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不能僅僅拿兩方政府手中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來估計最後的勝負。中國政府手中的軍力和財力之弱點，是可以由全國民衆之奮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國家革命的民衆（日本的民衆也在內）之援助來補

充的。如果我們忽視了這兩種力量之補充，不但投降派振振有詞，即主戰派將來也會動搖。所以我們在抗日戰爭中，首先必須深刻的瞭解抗戰之真實意義，才會有始終堅決不撓的意志。

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

——十月在漢口青年會講演——

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及怎樣得到勝利』這個題目。

現在有許多人都說：『我們對日戰爭，要得最後的勝利，』並且說：『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但是我們要得到怎樣的勝利，怎樣的勝利才是最後的勝利呢？同時，怎樣才能得到勝利呢？這一點，我們應當具體的說明，僅僅抽象的說說勝利，那是過於空洞的。

今天有很多人都在罵『和』，以為和就是投降，其實一個國家打仗，有戰必有和，說和並不是一件壞事情，只看怎樣的和法。如果是屈服的和，那是投降；如果是對等的和，那是可以的。民族戰爭，和是可以，投降則不

可。

前幾天我在華中大學曾經講過此次抗戰意義，今天當然已經用不着再說這一方面的話，不過我當時有一個結論是不能不提一提的：我說這一次抗日不是感情的，復仇的，而是求中國在國際上，經濟上脫離半獨立的地位，得到完全獨立的地位。不然，則我們是奴隸的生存。我們必須經濟能自由發展，不受外國任何勢力的宰制。這才是我們戰爭的意義，才是我們戰爭的目的。

我們的勝利，是不是要割取日本的土地呢？不是。我們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只要他交還侵略去的土地。是不是要他賠款呢？不是。因為賠款是負擔在日本人民的身上。我們不是侵略國，我們不要使敵國人民負擔加重，我們只要日本把在華侵略去的權利交還。這些權利是什麼？如租界，如關稅協定，如領事權，鐵路礦山權，內河航行權，在中國駐兵和

開辦工廠……等等，我們只要這些權利交還我們。因為有上述幾種特權存在，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不能稱爲自主的國家，中國就永遠做他們的農奴，他們就永遠做了我們民族工業的主人。我們這一次的戰爭，是要爭取民族工業的主權，要自己起來做主人。所以，這一戰爭不是感情的，復仇的。我們並不要日本割地賠款，我們只要交還我們的主權，把在中國侵略去的交還我們，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勝利。並且也只有這樣才算是最後的勝利，不應該存苟且的心理，以爲日本能夠停戰撤兵至多做到交還失地，就算我們的最後勝利；這便和以前一樣，排滿只限於清帝退位，討袁只限於取消帝制，迷惑於苟且成功的心理，極力降低要求，縮短戰線，自以爲是穩健的戰略，結果仍舊是失敗。這種最後的勝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能夠支持長時期的抗戰。現在有一班中國必勝論者，很輕率的說日本已經陷入了經濟崩潰的境地，這一句話顯然是毫無根據的樂觀，是自己欺騙自己，在事實

上，一個短時期內即一年半甚至二年，無論在經濟上在軍事上，我們是摧毀不了她的，我們須要能夠持久的和她抗爭，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這樣的長期戰爭，在現代當然不可能，但我們要想得到最後的勝利，必需有雖三十年也不願意做奴隸而要做主人的決心，縱然中間經過慘敗甚至一時的屈服。

現在有一件事，就是遠東會議。也許有很多人希望這一個會議可以幫助中國得到勝利，如果真是這樣希望，那就非常錯誤。就是我個人的意見，遠東會議能夠不增加中國的困難，就已經是很好的了。雖然目前我們還不知道遠東會議會有什麼結果，但我們從歷史上觀察遠東會議的來源，也就可以知道一半。自從英帝國會議以後，澳大利代表就提出了太平洋會議，日本表示相當贊成，美國不理，其目的就可以想見了。澳大利對於遠東問題，有一個目的，想拿中國問題滿足日本，只要日本不干涉她，她自己得到安全就夠

了。這是過去的情形，現在呢？現在國聯的機構以內，給日本以經濟制裁的空氣非常濃厚，連加拿大都贊成了，但是英國在意阿戰爭中已經有了經驗，經濟制裁以後，倘不進一步加以武裝制裁，經濟制裁必然要失敗的，武裝制裁，又非所願，只得贊成遠東會議來和緩經濟制裁的空氣，來安定她自身，表面上雖說希望兩者並而爲一，實則只想玩玩遠東會議而已。再說遠東會議有什麼結果呢？只要看看到會的成分便知道了，如丹麥，比利時，葡萄牙，瑞典，挪威，一向是跟着英國走的；法與蘇會同情於中國，但終局也不能走出英國的範圍；美國的算盤打得很精，她和日本劇烈的衝突還在明天，今天值不得一戰，不妨流點他人的血，自己向中日兩方面賣賣軍火，這便是美國孤立派和平主義者的真實意旨，羅斯福現在雖然走進一步，也不過爲了他自己將來選舉票，敷衍少數主戰派一下，決不會拋棄和平派而走到英國前面；德意兩國呢？意大利對日本當然很同情，德國不能公開的幫助中國，也

不會幫助日本，德助日以歐洲方面爲限，在經濟上她不願失去中國市場，她或者中立，或者不參加會議，如此看來，除德意別有自己的立場，其餘都要或遲或早惟英國馬首是瞻。所以決定遠東會議之前途的還是英國。英國呢？大概還不外是折中，調解，和承認既成事實這些老辦法。如此則遠東會議使無疾而終了，我們對牠能有什麼別的希望呢？那麼我們是不是對於國際的援助一點希望沒有呢？這到不盡然。我們在客觀情形明瞭以後，應該斷然拋棄對國聯對九國公約國任何集體制裁的幻想，並且應該拋棄什麼和平陣線侵略陣線這一虛構的公式，努力在外交上儘可能的向各別國家獲得軍火的接濟，如蘇聯，美國，德國和捷克。所謂外國軍火之接濟，決不僅僅是尋常小量的補充，而是大量的接濟，而是要看做我們得到勝利的因素之一。說到這裏，或者會有人出來反對所謂『唯武器論』，我以爲『唯武器論』，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是無可非難的，因爲用弓箭刀矛的人戰勝了用石頭的，用來福槍的

人又戰勝了用弓箭刀矛的，用飛機大炮的人將來也會戰勝用來福槍的，武器并不能簡單看做武器，牠是每一時代每一民族一般文化發展的象徵；即在實際戰爭上，『唯武器論』在一定限度上也是正確的，因為只有武器的數量質量約略相等的條件之下，兵數衆多和作戰勇敢才有決定最後勝負的作用。如果我們盲目的反對『唯武器論』，那只好痴心妄想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希望大刀隊可以抵抗飛機大炮，彷彿標語，祈禱，歌詠，可以打退敵人，這都等於用符咒治病，病人只有倒霉！

日本比起我們來，已經是工業國家，軍火尚須不斷的從外國補充，戰時更不用說，中國是農業商業國家，軍火幾乎全部依賴外國，如果打算繼續抗戰二年，就是說二年以內不向日本屈服，便不是宣傳大話所可濟事，要能夠從外國獲得四十八萬萬元的軍火才行。單是飛機一項，二年內陸續補充一千架，平均每架以三十萬元計，就要三萬萬元，大炮及大炮的子彈的價錢那就

更可觀了。

如果我們有了軍火，那就可以拿兵數衆多和作戰勇敢來決定勝負了。日本對中國作戰，只能出兵四十萬，我們的軍隊以訓練上的缺點，應該用一百二十萬兵來對付，一百二十萬兵的給養及被服藥品之補充，官兵每人每月平均以三十元計，二年共需八萬六千四百萬元，此外尚需鉅額的運輸費，連軍火，二年戰費當在六十萬萬元以上。以半年計至少要用十五萬萬元，日本預計半年戰費要二十五萬萬元，我們不能再少過十五萬萬元了。假定在此半年中，能夠得到五萬萬元的軍火借款，尚需籌得現款十萬萬元，才能夠支持半年，若準備支持一年，還要加多十五萬萬元，合共二十五萬萬元，只抵得日本半年的戰費，似乎不能再少了。現在政府發行的救國公債只五萬萬元，實在太少，第一批救國公債，最少要二十萬萬元，而且最好是一半現金，一半法幣。現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現金雖很多，但爲了維持外匯的平衡，當然不

能多量動用，近代的戰爭，誰不能維持外匯的平衡，誰就踏上了失敗的道路，日本對於中國的全面抗戰，倘然不能攻取中國多少地方，從她佔領的中國地方獲得大批戰費，恐怕不到二年，外匯的平衡便不能維持了。我們在此二年中，將怎樣維持外匯的平衡呢？外國借款當然希望很小，只有陸續從國內籌出三四十萬萬現金。怎樣籌法呢？我們要知道現金在人民身上，政府無法沒收，要靠人民用救國公債的形式拿出，如果說不能不用強迫力，大部分是要用民衆的強迫力，單靠政府的強迫徵收，那是不行的。如果人民能夠拿出二三十萬萬現金充戰費，這才真是財力的全國動員，這件事不僅僅是物質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因為這一消息傳出後，日本絕不好再說：對日抗戰的是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

這是財力問題，再有人力的問題。日本打中國，可以出到四十萬兵，中國的軍隊，除了中央軍、兩廣軍、川軍，其他軍隊戰鬥力是有限的。中央兩

廣四川軍合攏來，大概有八十萬，全中國也許有二百萬兵，但可打的則只有這八十萬，這八十萬可超過日本一倍。但現在的戰爭，日本不但是機械化利害，就是軍隊的訓練也好過我們，所以拿八十萬對四十萬，還沒有勝利的把握，我們最少要一百二十萬，三人打他一個，這樣我們就要大大的補充，照現在徵兵辦法，似乎不會有多大效果。中國習慣怕當兵，強迫徵兵，還會債事，必須要使民衆了解民族解放戰爭的意義，自動的起來參加戰爭才行。民衆如果蜂湧起來，武裝起來，自願的參加戰爭，那麼，不但正規軍之補充不成問題，并且還有大量的遊擊隊，輔助正規軍作戰，這才真是人力的全國動員。人力的全國動員和財力的全國動員一樣，都需要民衆自動，靠政府的強派，是不會有多大成績的，譬如小孩子讀書，靠父兄強迫是不行的。強迫徵兵和強派公債一樣，不但不會有多大成績，倘貪官污吏土劣保甲長等，視為發財機會，藉着徵兵派債，肆行敲詐，那更要大糟而特糟。政府若趕快發動

廣大民衆，來動員全國的財力和人力，上說的毛病，自然是不會發生的。這回上海戰爭，軍人的確盡了他們的力量，他們當中竟有接了撤退命令還不肯退的，這種英勇的犧牲，是值得敬佩的。但後方民衆還不曾起來，所謂『全民抗戰』，還是未曾實現的宣傳口號。現在單看看武漢，大家還在睡覺，不僅是隨便的睡覺，還是吃了鴉片烟的沈睡！救國公債，湖北省只攤派一百三十萬，數目并不算多，現在連五分之一還未收齊，而武漢商人還在斤斤較量攤派數目太多，這真不成話說！政府應該立即決心發動民衆，使民衆蜂湧起來，瘋狂起來，熱心抗戰，要做到政府徵兵一萬，報名的有二萬，公債發行五萬萬，人民拿出十萬萬，真正做到有力者出力，有錢者出錢并出力，則抗戰的勝利才會有把握。所以我認為勝利的因素是：

第一，從國外得到大量軍火之接濟。

第二，全國民衆蜂湧起來，做到全國財力人力之動員。

再加上政府軍隊的力量，這才能夠保證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這三樣好比一張桌子的三隻腳，缺少了一隻，甚至兩隻，漫說勝利，就是曲線的失敗，也是很難想像的事。此次中日戰爭，不是兩個國家軍備約略相等的戰爭，而是軍備貧弱的中國民族，反抗軍備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戰爭，只有依賴外國大量軍火及國內廣大民衆的力量，才不會使政府軍隊因孤立而失敗，這兩種力量，又恰好是敵人所得不着的。

我們要得到勝利，必須在具體辦法上指出怎樣才能得到勝利；倘空口高喊『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便等於一種咒語，這種咒語，打毀不倒敵人，幫助不了自己！

怎樣才能夠發動民衆

——十一月在武大講演——

動員全國的財力人力需要民衆，軍隊前進作戰固需要民衆之援助，即軍隊後退亦需要民衆之援助，救濟傷兵，肅清漢奸，鞏固後方，無一不需要民衆的力量，如果我們還不曾忘記阿比西利亞皇帝曾因單靠軍隊不發動民衆而失敗的教訓，我們在抗日戰爭中，急需發動廣大的真正民衆——主要的是參加生產的工農民衆——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即在敵人也懂得這個。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上海的日本報紙曾警告他們的政府說：『日本軍隊戰勝中國軍隊，是不成問題的；但如果全中國的民衆真的起來作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決的了，政府應於此點深加注意』云云。

開戰以來，無論政府黨或在野黨，都異口同聲的說要發動民衆，公開說

不需要民衆的人，只是極少數。並且『全民抗戰』這句話，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語；實際上如果允許我說句老實話，完全沒有這回事。所以空喊發動民衆，喊破了喉嚨，民衆也不會有多大的回聲，要民衆起來，必須考慮到怎樣才能夠發動民衆。

我們須知：民衆是有高度意識和意志的人類，不像牛馬可以隨着鞭子的聲影，叫他們行就行，叫他們止就止的；更不是無意識的木石或粉團，人們要把他們做成什麼東西就成爲什麼東西；所以無論政府的命令或政黨的空白宣傳，都同樣沒有發動民衆的萬能。要發動民衆，參加抗戰，

第一 必須解除民衆自身的痛苦。學生因爲每日上課七八小時，尙且無法參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時或十三小時，連星期日都不得休息，無論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沒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農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艱難，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雜稅以及種

種徵發，敲詐，壓迫得他們不能活命，他們眼前的敵人是貪官污吏地主劣保甲長，而不是日本軍隊，終年過這樣痛苦生活的農民，怎樣會有抗日的情緒。參加生產的工人農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衆，絕非無業游民可比，而且他們佔全國人民之最大多數，他們不能起來抗日，還能發動什麼廣大的民衆呢。此外苛捐雜稅，向下層人民強派公債和裁員減薪，也足以滅殺小商人小職員的抗日情緒；學生功課太繁忙，也沒有做抗日工作的時間。所以坐在沙發椅上，責備民衆不愛國，不起來抗日的人們，簡直和說『百姓無飯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樣的貨色！

第二 必須讓人民有經常的組織。組織是一種力量，一切生物皆由無數細胞組織而成，細胞無力量，由無數細胞組織成各種器官，組織成各種生物，才發生各種力量；一盤散沙的民衆也自然沒有力量，民衆有了組織，而且是經常的組織，不是烏合之衆，便會發生偉大的力量。民衆自身的痛苦解

除了，然後才談得上組織，也只有爲解決自身的痛苦，民衆才會迫切需要組織，並且解決痛苦之真的實現，還是要靠民衆自己的組織力量。所以要發動民衆參加抗戰，必須立即恢復并充實由各業民衆自己選舉的自己的工會，學生會，商民協會，農民協會等。官辦的招牌的沒有民衆的民衆團體，在抗戰中，除了稟承上官命令發幾個通電以外，是不會有任何力量的。

第三 必須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組織而沒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他們的組織力量，只會用於解決他們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之於政治，抗日乃是一種政治鬥爭。人類是政治動物，人民必須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國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隸，奴隸是不會愛國的，奴隸是不會自動的爲國家民族利益而捨命鬥爭的。在數千年專制政治之下，過着沒有組織沒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對於統治者，老是抱定『撫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見解，國家與民族觀念，在我們的

頭腦中，彷彿是一種奢侈品。所以現在要叫人民愛國，要叫人民起來爲國家民族利益積極的對日抗戰，不但要解決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讓人民有自己的組織，尤其要讓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與國家休戚相關，這件事決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傳教育所能夠代替的。

如果我們切切實實做到上述三件事，發動民衆當然不成問題。或者有人認爲這樣未免太發動了，我則以爲沒有這樣的『太發動』，是不能夠抵抗站在我們眼前凶惡而有力的敵人，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和發動民衆有關，就是政黨領導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在發動民衆運動中政黨領導的作用，一國中有幾個政黨存在着，便必然發生政黨間爭取領導民衆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歐美各國及日本，從來并不感覺有什麼嚴重，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因爲他們的政府黨及在野黨，都

用發表政綱和公開的講演，爭取民衆到自己黨的方面來；各黨在民衆團體中亦各有分野，各自爭取羣衆，爭取在團體中的領導權，無論黨爭如何劇烈，從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許他黨爭取羣衆，爭取領導權。至於近年以來，有幾個國家發生了一黨專政的怪現狀，根本不容許他黨存在，這便根本沒有什麼政黨間爭取民衆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在中國，誰都不能說現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義專政或共產主義專政，當然應該容許有黨派間爭取民衆的問題，並且可用先進的民治國家的所通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並不特別嚴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黨各派合作救亡的呼聲，遍於全國，只要能夠發動民衆起來抗戰，誰愈多盡點力愈好，在野黨固義不容辭，政府黨亦無所用其疑忌，在野黨僅僅有了若干民衆擁護，並不能夠奪取政權。並且政府黨如果毅然決然採用上述三種辦法發動民衆，別的黨派能夠採用更激進的綱領，爭取得更多的民衆，這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綱領不同，政黨間遵

循各國通行的辦法，各據自己的綱領及政策，努力宣傳，一任民衆之從違，以爭取民衆，這正能夠推動政治進步和提高民衆之政治水平；倘然以爲這樣太過民主了，而採取不正當的甚至極卑劣的手段搶奪民衆，如用武裝打手和金錢來威迫利誘民衆，復拿民衆做自己的打手；造謠誣蔑對方，企圖一黨壟斷；利用政治勢力，利用民衆落後意識，甚至以黨員冒充民衆壓迫對方；政黨間，甚至一黨中各小派別間，如此這般非政治的無原則的強拉硬奪，不僅不能發動民衆，還會使已起來的民衆失望灰心而消極。大家如果不趕快覺悟，如果一直採用這樣的手段爭取民衆，我包管各黨各派將得不着一個民衆；其結果不是各政黨領導民衆抵抗敵人，而是敵人領導着漢奸滅亡中國！

抗戰中應有的綱領

政治綱領是國內革命戰爭決定勝負一因素。此次中國民族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抗戰，也是一種革命戰爭，在抗戰中，要喚起全國廣大民衆擁護這一戰爭，動員全國的財力人力以求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有鮮明的抗戰綱領，具體的昭告全國人民爲誰的利益而戰；抽象的籠統的民族利益，不一定能夠動員全國人民，尤其是比較落後的人民。如果我們不贊成拿主觀的願望來代替客觀的實際效果，左列的十條綱領，在抗戰中斷然是不可缺少的東西：

(一) 以推翻帝國主義者所加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障礙爲此次抗日戰爭之最終目的。

(二) 在野各黨派及一般人民都應有政治的自由，集會結社言論

出版之自由。不自由的奴隸，很少有爲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鬥的自動性。

(三) 聯合蘇聯及全世界的工農民衆（日本的工農民衆也在內），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四)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財產，沒收漢奸及貪官污吏的財產，充作救濟傷兵及難民之費用。

(五) 強迫富人購認救國公債，徵收財產累進稅和加重因戰事營業所得稅，不把戰費加在工人貧農及小商人小職員身上。

(六) 解除人民痛苦，如：減少工人工作時間，解決貧農耕地問題，限制高租高利，廢除苛捐雜稅和保甲制度，停止徵工拉夫等，以提高民衆抗戰的熱情和力量。

(七) 恢復由各業羣衆選舉自己的工會，學生會，商民協會，農

民協會。

(八) 改組全國軍隊，直隸中央政府，加強軍隊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實行軍隊和駐在地民衆之親密合作。

(九) 武裝人民，尤其要武裝工農民衆，以肅清漢奸，鞏固後方。組織訓練前線失業工人的特殊軍隊，加入作戰。

(十) 迅速召集國民大會，集中全國抗戰力量，主持和戰大局。

準備戰敗後的對日抗戰

我們不但現在要援助政府對日戰爭獲得勝利，即令將來政府軍一敗塗地，我們還是要繼續抗戰，不應該因戰敗而灰心喪氣。

我半生所做的事業，似乎大半失敗了，然而我並不承認失敗，只有自己承認失敗而屈服，這才是真正的最後失敗，我對於此次抗日戰爭，也作如是觀。

在蘆溝橋事件發生之時，有一位朋友對我說：這回政府真要對日抗戰了。我說：這是應該的。他說：開戰後勝敗如何呢？我說：軍事上會一敗塗地。他說：你既然明知會敗，又何以主張抗戰呢？我說：明知必敗而戰，才能夠戰勝，若認為必勝而戰，結果只有戰敗。

單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點飛機，大砲，坦克車，不但非日本帝國主義全

部力量之敵，即比牠在整個國防計劃上所能夠加於中國作戰的一部份即其三分之一，也還相差很遠，以此抗戰，不啻以卵投石，不待開火，勝敗已可逆睹。我們必須預先見到這一勝敗之必然性，然後才不至妄自誇大，才會誠心誠意的結合與國（特別是蘇聯），獲得必要的軍器，才會堅決的發動民衆運動，形成全國民衆的抗日洪流，以補足我們致敗的缺點，以達到持久戰消耗戰之目的，使敵人知難而退。

我們必須從與國獲得大批的軍器（特別是飛機與大砲），才能夠作三個月以上的正式戰爭；我們必須從全國廣大的民衆獲得大批的游擊抗日的力量，與正式軍隊合作，才能夠持久戰，否則敵人還只消耗一小部份，我們早已消耗得精光了，還談得上什麼持久戰消耗戰呢？

即令我們的正式軍隊節節失敗，即令敵人能夠佔領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只要全國廣大民衆無束縛的自由組織起來，活躍起來，武裝起來，敵人便無

法摧毀這到處蜂起的幾千萬武裝民衆，這幾千萬武裝民衆之游擊戰的洪流，不但能夠使政府的正式軍隊有反攻之可能，並且使敵人已經佔領的地方，一夕數驚，不能統治，如此，敵人越深入，佔領的地方越擴大，牠們危險便越厲害，德國國社黨機關報駐遠東記者說得對：

中國境內戰事演進情形，頗不利於日軍，蘇聯若自外蒙援助華軍，既足以妨碍日軍之推進，且可在『滿洲國』邊境有所舉動，而予日以極大牽掣。蘇聯此項計劃若果見諸事實，則外蒙即當由蘇聯予以援助，而成爲對日作戰區域，似此，日軍之成敗利鈍端在該國能否迅速結束軍事，俾克防止戰事範圍勿任擴大也明矣。

依日本人口十分之一計，可得六七百萬壯丁，然而曾經入伍能夠正式作戰者，不過一百廿萬人，其餘的壯丁都不能作用，因爲牠爲了侵略別人出國戰爭，當然不必要也不可能武裝民衆來作游擊戰。在牠整個的國防計畫，至

多只能動員三分之一即四十萬兵，來中國作戰，其餘八十萬兵要留着防俄。牠現在調來中國的兵，雖然還不及四十萬，倘若牠的勝利要超過華北及上海以外，調到中國的兵額必要達到四十萬甚至五十萬，這已經使牠的參謀本部頭痛；（假令牠佔領的地方，沒有中國民衆的遊擊隊在牠的後方擾亂，而且大批的漢奸幫着牠鞏固後方，牠是可以節省兵力十萬二十萬的。）如果再加上外蒙參加戰爭，至少又要增兵十萬，這更要使牠的參謀本部束手無策。況且在中國民衆蜂起持久抗戰中，日本工業品在中國的市場莫由恢復，牠在經濟上所受到很大的打擊，便影響到軍費。

所以日本對中國作戰，利在用飛機大砲，速戰速決，儘可能的不使戰爭範圍擴大；中國對日戰爭，利在發動全國民衆蜂起參加，持久抗戰，儘可能的使戰爭範圍擴大，以消耗敵人的軍力和財力。怎樣才能夠發動民衆呢？香港英文晨郵報說得對：

中國目前最危險的現象，就是在被佔領地方的人民，處之安然，任敵人把他們的手給束縛起來。日本人現在是盡其可能的以博得他所佔有的人民的歡心，如日本人在這方面能成功的話，那的確是中國抗戰前途的一個隱憂。

如果我們不願意將來任敵人把我們人民的手束縛起來，我們現在便應該趕快開放民衆運動，使人民的手不容易爲敵人所束縛，更不應該由我們自己把人民的手束縛起來，免得將來敵人費事。我們如果不願意讓敵人博得他所征服的中國人民之歡心，使他們甘願做亡國奴，我們便應該解除人民的痛苦，博得人民之歡心，使人民能夠自願的與政府合作抗戰到底。

如果我們不願意讓全國民衆蜂湧起來，對日持久抗戰，一旦政府軍失敗，精銳喪失，武器耗竭，國際調解論壓迫于外，妥協動搖份子震鼓於內，不妥協，屈服，投降，還有別的什麼出路呢？即上海局部停戰言和，便不能

繼續抗戰，無論在形式上實質上放棄華北，更是公開的屈服投降。至於接受日本限制軍備，聘請軍事顧問，加入反共協定，取締抗日運動等條件，那更不用說了。

此次抗戰只有兩個前途：中途妥協，對日投降；或者發動民衆，抗戰到底。每一個自命爲擁護民族利益的人，都必須採取後一前途。如果真心主張抗戰到底，就必須真心主張發動民衆，對於發動民衆，不加以任何懷疑與阻礙。

如果民衆蜂湧的起來了，不但能夠援助政府對日抗戰獲得勝利，即令政府軍一敗塗地，日本軍佔領了全中國的大城市，即亡了國，也還能夠繼續抗戰，使敵人不能夠順順當當，安穩穩穩的統治全中國。

每一個真心擁護民族利益的人，總不至感覺到民衆蜂起抗日比日本兵打進中國來更爲可怕吧！

版 權 所 有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廣州漢民北路二六二號
	分售處	各埠大書店
	實價	國幣一角二分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出版